

泊鷗山房集

泊鷗山房集卷三

會稽 陶元藻 鳧亭

記

荷庵記

丁亥七月余方有編纂之役館於銀城觀瀾亭畔時觀  
察獻來蔡公郡司馬映峯黃君皆余舊友官舍在鷺門  
買舟過訪遂止宿於荷庵庵爲雍正初博上人所建繞  
以圓池數十畝宛在水中央其西有石橋以度岸旁皆  
綠篠古榕墻下襍蒔芸薹瓜蒞之屬山門則面對嘉禾  
嶼層巒疊嶂蒼翠撲人脣宇陰晴早暮變態萬千鷺門

爲商賈所輻輳而水師五營娼家蕩子錯出其閒殊少  
閒靜地若夫白鹿虎溪醉仙諸巖游人接踵雖美弗能  
居欲求水木清華川原映發結廬人境車馬無喧者殆  
無過於此是年冬余復至庵明年臘月旣望又過之每  
他清夜坐橋東大石上殊覺元霸華子岡風景去人不  
遠及退掩柴扉長明鐙與水月之光內外相射使人生  
清淨心顧念再至三至未必非夙緣所在而第以前途  
行脚正屬茫茫幡然有髮僧竟不能於此挂搭爲憾耳  
或云向時其地植荷甚盛故以名庵或云庵在水中卽  
蓮花世界也

清源山記

明以前清源山足供游覽者凡一十有八處自經兵燹之餘榛莽叢生無人翦拂而亭臺龕殿悉爲狐兔所宮今所存者僅清源洞及彌陀賜恩兩巖賜恩去城較近城中文武諸吏讌飲必集於此棟宇多於林木塗飾丹黃殊減幽秀致余初至泉南一陟不復登其西峯遠而特峻松杉栝柏之屬千有餘本修篁萬餘箇惠安南安二邑俱望見之是爲清源洞戊子九月余乘肩輿上行七八里初聞鐘磬聲復行二三里聞聲轉闐因舍輿而步曲折穿林始見佛屋會天方大雨疾趨石磴三百餘

級氣喘欲絕就軒廊臥少頃乃甦雨亦稍稍止周覽梵  
宇謁裴仙石室登竹樓啜茗數甌徘徊者久之彌陀巖  
在半嶺亭之下天雖霽石磴礧縱橫輿已無所用命兩  
僕夫掖之行至瀑布懸流處跨石而過復有亭翼然游  
人觀瀑者必憩於此由亭西上爲小庵庵後二巨石如  
熊羆對立夾縈紆仄逕逕窮而石崖見嵌空玲瓏有丈  
六金身牟尼在焉禮拜旣畢復歸於亭飛流濺衣清沁  
毛骨其聲與松濤相閒淅淅然謾謾然余持螯把酒浩  
然放歌時游者皆注目相視疑爲狂生而余亦不復作  
人世閒想矣夫山中之勝以泉石與樹三者兼備爲美

賜恩有怪石惜林疎泉細清源林最盛泉亦深遠石不能奇若夫突兀潺湲蔚乎幽秀者莫過於彌陀雖然煙霞品第眞賞爲難不到彌陀者固不識彌陀恐常過彌陀者仍不識彌陀此吾所以對彌陀而有感也

### 游鼓山記

福州城西二十里有峯巖然峙者爲鼓山相傳有潭爲孽龍所居常致雲霧下山壞民田禾廬舍其時有高僧湛德說法於此龍化老人聽講感僧道行高徙去龍去而潭亦涸僧遂填其坎爲道場大衆苦無水飲僧卓錫於地泉忽湧出事聞於朝遂賜名湧泉寺及唐時王審

知割據全閩稱閩王崇信象教僧神晏亦成證果王訪之神晏坐巖下不迎王怒將命力士擒之俄有白雲載神晏冉冉而起身離地十餘丈王乃驚服遂與坐談竟日巖有靈源洞泉流甚大王惡其喧神晏喝止之泉逆流從東澗出此澗頓涸今所謂喝水巖者是也寺後爲大觀峯高數千仞可以觀海當日出時見隱隱一髮微露於蜃氣中者爲小琉球余於甲申至閩卽欲作鼓山游時方有南劒之役不果明年與同人相訂屆期復因他事中止越三年戊子二月始乘暇從南臺放舟至岸步行三里抵山趾又山行十里許方到湧泉寺宿焉兩

日之間凡三至喝水巖徧覽唐宋元明人題咏石刻而  
品第之風爐茗椀每至輒樂而忘歸大雄寶殿之西有  
室三楹供佛牙一具狀如編貝橫潤八寸長一寸有奇  
有舍利子七十三粒其色白其細如豆貯以琉璃小匣  
望之瑩然有光或云皆釋伽文佛所畱六易其主始爲  
開山祖所得然其爲牙與舍利真贋且難猝辨釋伽之  
說何由信哉余嘗謂畫家山水如真山水則畫斯工游  
觀之山水如畫則山水斯妙喝水奧衍幽秀宛似黃大  
癡董北苑得意筆宜游而不忍去去而猶使人不能忘  
也若夫大觀峯之足以遠眺閩南山可望海者甚夥余



無取焉

游普賢山寺記

余無佞佛之愚而有游山之癖每出郊遇一邱一壑卽欣然忘返寺者山之導游之郵也故入山又強半從寺始友人劉章亮家閩清六都屢屢爲余言其鄉之十五都有普賢寺在象山中擅林泉勝余爲塵冗所羈入閩先後凡九年未遑陟歷然心竊識之不能忘壬辰九月在榕城旅舍鄉書潤絕秋氣感懷爰命僮僕挈蠻榼風爐由臺江買舟作象山遊而石尤風作雨膈膊打篷聲甚厲促舟師牽挽行二日經一百四十里抵梅溪口溪

水奔騰拒舟舟不能進逾二日始易小舟泝梅溪而上  
雨雖霽激石驚湍餘怒未息行六十里始抵十五都而  
象山猶在煙雲縹緲之間夫世稱善游者大率趲天字  
之晴和樂中流之容與茲乃冒犯風雨衝突波濤必欲  
刻期以赴於蒼筤林中固非慕之深與好之篤者不能  
如是專且勇也旣維舟西陽半規已沒遙巘乘肩輿復  
行七八里寒火數星出迎暗綠始聞鐘磬音而身已在  
萬山深處越宿晨起步山門見林木蓊鬱鳴禽上下僧  
寮左右繞以五峯雙澗清冷斜分燕尾幾不知村落人  
煙成何色相況城市哉雖其殿堂廊廡之崇閎龍象世

尊之雄麗經典旛幢衣錫魚板之詳備森嚴逮不及吳越叢林而岡巒廻互泉石周遭松竹楓杉千本萬箇掩映於禪榻佛龕之內卽靈隱韜光雲門廣孝亦何多讓焉攷省志寺建於梁貞明二年內有放生池雙溪堂雙溪者卽雙澗也余徘徊澗上求所謂池與堂者皆變爲耕植地相傳池中有珠石形家有五峯相聚爲五龍爭珠狀吉壤也寺之盛以此尋有與僧爲難者剗其珠池涸堂圯而寺亦燬於火今之寺非昔之寺矣其說近於妄誕不足信居數日章亮從六都來相與掃葉煮薺顧盼煙巒指前言之匪謬快茲游爲不虛住持曰永樸質

近古恐松下清齋非客性所耐時遣頭陀向村市買餽  
肩鷄鶩作余供養遂復留兩日乃別夫一勺之泉一卷  
之石尙足怕情矧複水重山煙霞襟袵探之彌出攬之  
不窮則余眷戀徘徊不忍遽釋也豈無謂哉

### 小山樓記

小山樓者侯官何鏡江別業也鏡江家梅枝坊與富人  
魏姓爲比隣而別業在所居後建築有年自罷官歸里  
復爲增葺益蔚然可觀樓俯曲沼沼外堆數石皆玲瓏  
奇古如峯巒狀覆以蒼苔閒以竹木正少陵所謂幽處  
生雲者莘田黃君又引淮南叢桂以明小山義相與題

跋而咏歌之鏡江能詩畫畫勝於詩然好吟嬾畫余甲申至三山初寓陳氏芙蓉亭鏡江以余爲解人屢屢招飲與之商榷古今詩畫遂遷小山樓寓焉當春夏之交天多陰雨余或竟日不下樓凭欄聽木杙禽聲其左有挹翠樓與小山樓相通而高則過之可望見郭外諸山余益怡然忘倦或數日始一下樓鏡江笑曰吾聞仙人愛樓居殆先生意也仲夏適應泉州太守招別小山去秋九月由泉返會城鏡江宅已割其半於魏氏樓諸弟小山樓余詢鏡江鏡江太息不能言而婦女鷄犬之聲喧襍小山聞諸戶外嗟夫數月閒而小山風景已如武

陵源不可復到則凡世事之相隔數年其閒浮沈升降  
爲陵谷滄桑變態者又何可勝道耶鏡江以衣食之累  
失小山小山以俗塵之蒙絕游屐因以嘆池臺竹樹之  
勝原不易於常遇而貧窮之困友朋爲可憫也莘田爲  
閩中名下士其書屋曰十硯齋嘗與余分韻賦詩其閒  
今年春過十硯齋藤花垂柳依然無恙而莘田老死將  
半載嗟夫硯齋存而莘田不復見鏡江在而小山又不  
能畱同一可感也大

聯萼軒記

憶余家北軒有二杜樹一高丈五六尺一差短婆娑盤

曲如張蓋狀每至八月繁英纍纍香氣襲人蓋先大父  
二十年前所手植者聯萼軒之名所由肇也軒小而頗  
敞得桂樹爲之陰於夏月尤宜余先君顧而樂之余亦  
時挈幼子廷瑗納涼其下或竟日不能去旣而廷瑗殤  
明年先君亦棄養余從姑孰匍匐歸夏方盛余母章太  
安人指茲軒謂余曰爾亦知去年斯夕乎瑗孫方病草  
以室內炎熱不可耐移寢於斯氣已絕繼而復甦向乃  
祖索餅餌食少頃肢體復稍稍不能運爾父倚戶以嘆  
曰比年余在金陵得家書卜之術者曰此孫當貴若不  
甦是吾門之衰也第吾嘗見元藻在家時提攜不釋手

鍾愛特甚今客游二千里外不使聞之後將悔使聞之  
恐亂乃心爲之躊躇良久嗣偶過茲軒未嘗不悲感歎  
獻忽忽若有失而今爾父已不在人閒世矣言未畢余  
泣太安人亦泣嗟乎廷璦之嬉戲於斯殤於斯不克成  
立重貽吾父之憂傷而吾父儀容杳不復覩仰天椎心  
深痛余之不能爲子也然念及吾兒病不視其藥死不  
視其埋而又嘆余之不能爲父也余嘗欲誌其事握管  
輒悲來而止今中秋已至軒前桂蕊不知與往年何似  
遙思我母必有對庭柯而悽愴者而余又復歷吳投楚  
漂泊於江淮浩淼中元遺山云三閒老屋知何處慚愧



雲間陸士龍似微有契焉爰爲之記丙寅八月七日皖城客舍作

泊鷗莊記

乾隆四十年冬余得汪氏舊莊於錢塘葛仙嶺下枕崇阜面清流去郭已遠入山不深泉石之交禽魚所聚斷橋在左林處士孤山在右中貫以白沙堤而平湖煙靄時繚繞於軒楹戶牖之間康熙閒爲顧且庵侍御讌游處其西偏有水一泓相傳爲葛稚川煉丹井元張伯雨詩所謂一宿葛洪丹井上者是也顧氏遂以此顏其廬屬新城王阮亭爲之記侍御以淹雅見稱於世故一時

吳中名下士咸相過從裙屐管絃殆無虛日可謂盛矣  
其後子孫中落此地歸於汪氏者又三十年西湖風俗  
凡別墅門戶漸衰卽賃人作殯舍汪氏有莊纔十餘年  
家已不振舊日朋游之所盡爲鬼嘯之場燕泥墮梁榛  
莽彌園有求仙井遺踪者過夕陽山下荒逕頽垣莫不  
躊躇而悽愴余旣得之明年薤草翦萊斬其惡木益以  
嘉卉上棟下宇傾者扶腐者易赤白漫漶不鮮者塗而  
飾焉中三楹爲雙桂書堂以庭有老桂兩本接葉交柯  
網緼馥郁是亦淮南招隱之遺也北爲竹香梧影山房  
以前有三梧高峙後有修竹百餘箇翠碧交相映也右

爲西齋以杲日東升負暄獨早也折而南爲拜石軒以檻外一拳卓立怪且秀也軒前稍西卽丹井闢而成池池上有橋橋畔增建鳬亭以淨綠中魚鳬出没憑欄可觀也嗟夫一邱一壑爲地幾何百年來三易其主矣然則古之始寧梓澤輞口午橋其高傾曲平大率類是宇宙閒何一非煙雲過眼者而李贊皇乃恐後人損其平泉草木纏綿幕齒垂誠諄諄抑何所見之隘歟今年春莊內工始竣吳越士大夫同倡酬者甚眾有謬相推許謂余主盟壇社抗美當年高咏曠懷卓越前輩余則何敢惟顧氏勗造之始僅矮屋數椽爲文酒流連之地汪

氏仍其簡陋今乃枿櫨薨闕稍變其初俾百年父老過而見之以爲踵事增華後來居上或庶幾焉抑嘗思之人生於世猶鷗鳥之在水時而泛乎中流時而泊於汀渚然則人卽鷗也鷗卽人也騁懷游目久暫胥忘興廢乘除付諸造物謂吾泊於斯也可謂鷗泊於斯也亦可此乃泊鷗名莊意也視彼平泉主人有別參一解者而湖山之美已貶我良多矣因爲之記

建三利溪碑記

溪在潮州郡城之西復與南濠相屬經陳橋至雲梯楓口逶迤曲折一百十五里以達於海通舟楫而溉田疇

潮揭與海陽三邑民均利之故稱三利云溪由宋始迄  
明正統時值大水爲沙所壅存沒殆半宏治初太守周  
鵬重濬之又引韓江水以入於溪築閘置鍵節啟閉備  
旱潦卽今所謂涵洞者是也嘉靖後屢疏屢塞

國朝康熙閒石文晟李鍾麟皆前太守而勤於民者相  
繼疏濬溪賴以存自戊戌庚子疊遭江漲隄防崩壞水  
挾沙以進遂成斷港不可爲利者蓋四十有一年容齋  
太守下車之始卽殷求所謂三利溪者旣而循行阡陌  
慨然動興復之思爰進郡中父老子弟道以利之所在  
將卜吉從事而以董以戒未得其人以我邑宰金公理

之公固深悉其源流而經始焉溪中有橋曰長美凡舟之自西北來者輒過橋而止其橋以東延袤至南濠計一十五里微於蠡勺曾不容刀更或草萊荒蕪同於平陸乃穿鑿之復淘汰之不闕月而故道復開人交相慶慰且以慶公者慶太守太守曰未也爾宰與民亦知水之性乎其淺而涸也是不濬之咎也其隘而淺也則匪獨不濬之咎也岸不固則勢將崩岸崩則沙仍壅沙壅則流復窮必灰其堤於勿壞則水底無所有而溪乃恒深眾咸稱善從之登登憑憑是板是築官不詡其功民不私其力又閱二年而工始竣蓋枌於乾隆己卯迄於

辛巳糜五千金雖捐輸不一姓襄厥事者亦不一人而  
微太守之賢公之勤其曷以濟今者桔槔之聲遠近相  
聞勿絕而服賈於潮揭諸疆者將莫不揚帆以至也咸  
願刻溪石以著厥美而并繫以詩其辭曰

帝簡俊乂來守海邦守倚於令公實克襄閭閻攸賴廢  
墜聿張有渠旣阻在城之旁役畚與鍤厥流孔長庇我  
三農滋我百穀方之舟之迅如轉燭昔垂芍陂澤涵荆  
國今修三利介此南服伊水如帶彤家所矜盤犀折玉  
茹茅允升彤家曷矜惟利是憑溶溶滴滴韓江比澄百  
室子來公戒勿亟勞而有功疇敢不德公曰是營惟太

守績郇膏湛濊匪余敢私我民我隨躋堂壽之

海陽南涵碑記

邑侯金公旣濬三利溪之明年復舉所謂涵洞者而重葺之規制悉仍其舊而鞏固完好則倍於初攷韓江之水由西北而東南三利溪水由東南往西北以入於海而涵則江與溪脈絡相維處也蓋溪高於海江高於溪溪藉江水引入以溉田而江漲則溪不能受故設涵以時啟閉水小則啟涵以通其流水大則閉涵以遏其勢此乃明太守周公諱鵬所創誠良績也歲久漸傾圯邑侯踵事所由來矣溪之利與濬溪之功已勒碑溪旁茲



不具論論涵洞焉洞一也而各有二其暴於外者曰陽涵人共見之其伏於中者陰涵廣狹長短與陽涵等人莫得而見之涵之上設板設欄設墩涵之外復設磯皆有程度始於乾隆己卯八月竣於庚辰三月云夫絲髮之溜金石泐焉蟲蟻之穴江河決焉凡水之汜濫縱橫滯我田疇浸我室廬者所爭祇在區區之鍵矧勢之所不能棄其地而合溪於江又不能絕其吭而驅水爲陸所謂牽制深而防維重也余小民所以頌侯勿衰者難其智慮之周經營之密爲社稷人民計者至深且遠耳若夫捐俸錢先勞苦何足盡侯之美哉爰爲之記

三角埕觀音院碑記

世之琳宮梵宇藏匿幽遐僅足供養人天爲閭黎挂搭地而不克利便於十方無關於世用者雖高閨厚墻垣極鳥革翬飛之狀君子勿取焉閩縣三角埕在烏龍江上地居衝要爲會城南下興泉漳永龍諸州郡所必經之地而囂塵湫隘無一椽一棟暫駐幃帷其地有小禪院鞅掌勞人往往投之以避風雨炎歊由來已舊觀自在菩薩向在前院因憩冠蓋遷於後落塵生十笏踟躕何堪彼莊嚴相發慈悲願則有之矣生歡喜心恐猶未也汀漳龍觀察金竹蔣公會由福郡遷守漳南過而

感焉已捐貲架屋畧具規模乾隆三十三年重守福州  
適住持僧復悟以募金請遂先爲唱導及諸善信同結  
勝因周覽其處審方拓地鳩工庀材新築三楹俾九品  
蓮臺頓見大光明界又建別院構僧房廣闢高薨悉更  
故制而丹黃金碧輝映於江村野市之間今年冬十月  
溫陵徐明府將抵三山取道於此而公亦以公事赴省  
相遇院中具言顛末且云秋閒吾又購得院左隙地將  
增建一廳以爲賓僚授餐之所院右尙有數弓小園亦  
當購之可藝蔬以佐苦行清齋之供徐明府聞言悅捐  
俸詔其民售焉而院之經營乃備嗟夫祇林之盛徧四

大部洲卽施捨之緣亦極恆河沙數而公獨於此院三  
顧惓惓有加無已者豈非以長明鐙洵足普照大千其  
便於人者宏而用於世者亦遠更大歟後之賢士大夫  
能踵事增華俾無傾圯則藉佛力以庇行旌者雖千百  
年猶如今日而凡衝要之區能推廣此心尤而倣之則  
選佛場皆可作寅賓館視也又何慮北轍南轅者悵停  
驂之無地哉

兜巖陂記

井田廢而水利興楚之芍陂鄴之白渠蜀之離堆越之  
鑑湖皆權輿於此七閩於古爲荒服原爲溝澮所未及

而其後陂塘堰壩之制則大畧從同然爲是役者或本於守土者之輸俸錢鳩畚鍤不必民之獨任其勞卽民任其勞矣不必民之獨捨其地如趙昌嚴高蔡襄李彥穿鑿爬梳爲閩農夫利者比比皆是惟永春兜巖陂則不然永春之黃坂蓮塘諸洋屢遭旱魃里人黃君德隆憫焉遂割其膏腴產二十五畝浚之以瀦水卽復捐金貿他姓之地以通其蔽而功乃成此豪傑者之所爲也余甚義之夫陂之畱貽厥利蓋三百四十餘年矣德隆裔孫日昇好善工文章欲誦先人之餘芬將寶世澤於勿替卣余一言以誌其事竊思濟水之源已枯九河之

故道已失好古者過冀充之墟猶搜剔榛蕪摩挲碑碣徘徊脊戀而不忍去矧茲陂與壩瑩然如鏡截然如虹俾六十餘頃之北陌南阡有沾濡而無憔悴雖鷗之賓閭薨之東歸何多讓焉嗟夫賦黍苗之芄芄能不頌吉人之藹藹哉余固嘉日昇之稱其家兒庶幾無忝爾祖而茲鄉之服先疇食舊德者尙其交相勸也於是乎書

代蕭山方明府

維翰

重修筆花書院碑記

講業之興廢士風隆替攸關而斯文盛衰吏治實互相表裏故凡通都上郡必創建廣廈多者檐楹以百計少或數十椽尊禮師儒網羅羣彥月有課日有程下至一

州一邑亦設教如其制戊申冬余始攝蕭篆卽有志於斯以未得其地爲憾城東隅舊有筆花書院棄置歲久用違其道處非其人藩拔級夷叢莽寒榛否塞庭路過而感焉爰進諸紳士告之曰是可復也第敗壞無所擇必改弦更張之僉曰諾旬餘輪刀貝者踵接廼訊曰吉相度陰陽鳩匠庀材以板以築肇造已酉春仲迄庚戌孟秋工竣舉比宅中誦舍環刻瞻星有閣滌硯有池膳室茶寮咸得其所嵐光映帶水木清華絕無湫隘囂塵之氣是役也譬一闡黎爲招提唱導眾善信喜捨布金雲委鱗沓然以通邑人文之蔽固非琳宮梵宇無裨生

民者此也功爲最院有講堂三楹羣弟子平居質疑問  
難試屆期行文賦詩畢集其處余顏其堂曰居易居易  
者行其素也安所遇斯蹈履醇定厥心必涵養邃古人  
立教莫不先品行後文章以故兩漢唐宋之士樹立宏  
遠視近代爲多然則余之以居易勸經生者猶是先民  
遺意也道雖大而說匪迂去年秋學使石君朱公旣爲  
之記余徘徊庭廡猶不能自已於言者念諸紳集腋成  
裘不類道旁之舍振興培護樂有同心且使講堂櫟栢  
常新顧名思義必有磨礪德業軼絕羣倫以爲光桑梓  
者余於二十四鄉之負笈來游者有厚望焉若夫院之



命名與始基爲誰前記言之詳矣

金氏祠堂碑記

蕭山望族立家廟者十有六七惟花園金氏無聞安吉  
州訓導諱輅怒焉心憂將建祠於郭中未果齎志而歿  
後數十載會孫衢與衡勇於義爲兄弟如一轍居恆嘗  
交相勵曰吾與若幸授一經邀三釜微先人蔭庥曷至  
此顧勿營一畝宮以時行大享禮是委是禮於草莽而  
曾大父魂猶戀此抱城於泉下者且無涯也咎安歸懼  
甚歲癸丑購地筆花居位面陽筮乙卯宜今年春遂審  
度步武徵材以備用率役以趨事鳩工以著能登登馮

馮有模有範惟月若日祠成衢備言於藻乞爲文誌之  
藻曰於戲懋哉作室奉先惟古制後世德涼恩薄素豐  
家輒雕楹繪拱自華寢處鮮知迫遠謀廣廈以妥諸靈  
卽有謀必資羣力事廼濟今賢昆季囊無厚殖又不毫  
毛告助克萃列祖渙散之奠奏司訓未舉之功聿崇廟  
祀具如其志宜垂顯刻教孝無忘按金氏先世河南譙  
城人始祖諱韶劉姓漢高帝七世孫襲固始侯避新莽  
亂隱居大梁去卯刀爲金姓廼至迨後徙陽城徙閩徙  
光州屢易其地至三十九世祖諱鼎隨兄益豫扈宋高  
宗南渡遂家於越四十八世祖諱肇德所謂復一公者

是也於明永樂開徙蕭山卜居城東門外鄭駙馬花園  
故址是爲遷蕭始祖花園金氏之名自此始念永樂以  
前之宗祏代邇情睽靈爽之氣無由致故所祀之祖以  
開族於蕭者爲斷第自永樂以來四百餘年始經營丕  
基規立鴻制不得與他族之踵事增華者等余趨廼嘉  
績旣敘厥先人遞嬗之迹而復綴以辭其辭曰

猗歟碩德於蕭肇遷櫛間東郊有葉有年初未立廟渙  
享勿虔今祀於星任其誰肩聯萼衢衡孝思勿積俸薄  
勿私躬瘁奚恤筆花之閒壤卜其吉栢版松楸簷垣特  
特支庶偕來歡忭率職牲肥醴香豆籩豐潔肆張几筵

同堂會食陟降洋洋駿奔踰踰歲序伏臘以烝以嘗以  
嬭厥祖纏綿露霜犁然昭穆於前有光匪源莫滋匪本  
莫附曷不肅離屏息堂阼二難協恭九族咸慕豈無同  
心踵此盛舉勉旃後賢大啟爾宇

隣江草堂記

嘗讀南史百萬買屋千萬買隣之語乃知卜居者特重  
於擇隣隣其地歟隣其人也少愚金君構先祠工竣於  
其後得隙地數弓建三楹而憩之以江寺當其右遂顏  
其堂曰隣江夫寺之棟宇權輿江氏或曰淹或曰總人  
殊其說然淹之捨宅爲寺相傳舊矣少愚慕古人因思

隣古人隣古人不可得乃取古人所居之地而隣之然則隣其人者固未嘗不隣其地也斯堂也旁蔭竹樹後環溪流水木清華大似蘇子美滄浪亭風景此又攬勝於隣江之外者他日少愚弟湘帆解組歸里將與扶杖偕來怡怡歲月余蓋嘉少愚之善謀娛老地也於是乎書

泊鷗莊後記

余避喧娛老處在杭州西湖葛仙嶺下枕疊嶂瞰重湖門外垂楊繞岸岸外藕花千百柄瀰漫洲渚六七月過閭者如行眾香國中門內有池通山泉味甘美卽古丹

井爲葛稚川煉丹之處闕之得方廣十餘丈構亭其中  
所謂鳬亭者是也池邊堆石成小山秀髯鴈宕老僧巖  
狀嘗爲文以記之復賦七律四首中有野老門庭雲亦  
嬾荷花世界夢俱香之句頗爲人傳誦一時吳越諸名  
下和韻者甚衆乾隆四十四年山麓重建古剎割莊之  
西偏爲寺逕池失其半鳬亭廢小山亦移去又疏濬裏  
湖藕花根株搜剔殆盡不勝谷變陵遷之感然湖光嶺  
色終古如斯三徑煙霞依然無恙顧念此莊雖無飛閣  
層樓金碧照耀而竹籬茅舍猶存栗里家風當朝旭初  
升夕陽未墮策杖湖濱與樵父漁人扳語於柳陰之下

煙光澹宕魚鳥浮沈未知與斜川風景又何如也

航塢山居記

蕭邑城東三十里有峯巒嶒嶸峻嶒其扶輿清淑之氣  
磅礴而鬱積與洛思脈絡相聯卓然爲海濱障蔽者航  
塢山也攷越絕書云勾踐三百石長於茲山負卒而渡  
航塢之名權輿於此施氏爲邑望族聚居山陬柳泉以  
白眉稱宗黨寄想殊凡近穿逕誅茆面山而築室焉几  
榻以外筆床茶竈圖書彝鼎之屬充牣其內閉戶嘯歌  
朋來益樂而山房遂名播邑中夫山幽閒地也山居隱  
君子所事也柳泉爲若潭先生令嗣湛深淵源文譽藹

鬱方將志鵬鵬翔寥廓登石渠天祿之閣以校讎中秘書豈山中人哉不得與子真安道輩競煙霞也雖然今日養晦之區未必非他日退休之地矧肩吾舊第有葉有年聞教鯉庭誦芬先世存在乎斯則雖以効靈通邑之山若私爲已有也誰曰不宜余未過山房曾屢遊航塢情未窮其勝待巖花齊發羣鶯亂飛將理煙艇泊白鶴邨前梯樓四眺凡魚鳥之浮沈松篁之疎密白雲青嶂映帶洲汀晴雨朝昏千態萬狀雖老矣猶能與柳泉縱觀而觴咏之

怡園記



園林之設從古有焉而命名輒隨人所好攷爾雅釋怡  
曰悅蔡中郎遂有熙怡悅懌之語頌美橋公厥後鮑照  
論光景以安怡爲難鄭嵎稱笑言以融怡爲貴怡之時  
義大矣哉而以此名其地者自任氏山堂外則吾越未  
之前聞墨泉陳君築園東郊園之中有草堂三楹迴廊  
曲折翼以紅欄別通斗室室外有亭亭下有沼蓄魚大  
小數十頭堂堂策策穿荇依蒲沼上有石如媧皇煉如  
羸秦鞭如南宮拜者錯列多奇石之左右前後裸植梅  
竹桃李芙蓉楊柳辛夷之屬接葉交柯鳴禽上下墨泉  
顧而樂之喟然曰嗟乎斯園也吾亦足以自怡矣數年

前墨泉句余爲之記未有以應去冬復自繪一圖如前請余竊謂固之在山谷中者與族黨姻朋相濶絕未免有離索之感而構於城市又勿克曠且幽故惟半邨半郭閒爲最善今墨泉營菟裘何幸適逢其處沼怡其清石怡其介花怡其絢爛芳馨竹樹怡其蔥蒨鳥怡其應候而變聲入室則怡琴怡硯怡縹緗怡鼎彝古玩凡晉唐法帖宋元諸名手丹青皆在所怡內亭怡風月朋來怡咏與觴有能切磋規勸輔爲仁者怡尤甚是無往而不怡也或曰堯夫安樂窩其義與斯園互相發明或曰是卽放翁快閣之意然歟否歟夫地以人傳使非帶經

鋤者依於而眠食之安能於一畝宮中得無窮佳境若是乎然則人之未窺其籬落者見斯圖復覽余之記當亦穆然而神怡也

泊鷗山房集卷四

會稽 陶元藻 鳧亭

傳一

靖海侯施琅傳

琅字尊侯號琢公晉江之海濱人貌魁梧方頤廣額脅力絕人幼時游里中定光庵詣神稽首見神隨拜起以語眾眾未之信也比長隨族父武毅伯於福軍中時主兵者募壯士有鼎重千鈞命諸壯士舉咸以不能對惟琅曰能從容舉於手翔步庭中數巡仍置於其所眾乃異之旣而從戎討山寇有功授游擊時唐王聿鍵僭號

福州授爲左衝鋒嘗統偏師迷入榛莽有虎導之行始  
與前軍會前軍望見琅與虎偕爭趨救虎逸琅笑曰微  
虎吾何由至此眾大驚明亡鄭成功羅致之爲左先鋒  
相得甚軍儲率伍及機密大事悉與謀嗣因成功將掠  
粵之惠潮以佐餉琅不可成功勿憚復有將弁犯法當  
誅成功爲之解琅不從由是成功疑其背已欲殺之琅  
覺宵奔自度海上人皆成功牙爪渡必不能脫緣山而  
行山故多洞乃匿於洞中俄而追者數十騎果至火光  
燭天大索巖穴琅所匿洞忽生棘刺索者不可得歸報  
成功成功喟然嘆曰吾蓄一患與中原矣琅父大宣弟

顯遂被害越數日琅從洞中出晝伏宵行乃抵於晉從定遠將軍解福州圍援同安副將破泗州壘擒其騎將降萬餘人陞總兵官旋陞水師提督成功率子經猶據廈島康熙元年琅密陳金廈可取狀

上嘉納焉卽命便宜行事遂率將士搏其島克之降萬八千人晉秩右都督靖海將軍入爲內大臣封伯爵而島旣破經收殘卒數千竄臺灣僞將劉國軒以澎湖險要據澎湖經死子克塽繼士卒漸眾仍抗

命猖獗如初二十年内閣學士李光地又陳臺灣可取狀并薦琅才可用總督姚啟聖亦奏琅能仍出爲水師

提督加太子少保駐廈門明年六月將興師籌畫指揮  
統其權於制府而親率其旅在提督軍門適候南風或  
言不利於行者琅曰吾泊舟地離賊遠北風起舟從風  
飄散非二三日不能集今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浪  
靜夜可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且國軒爲  
鄭氏梟將澎湖破則臺灣不戰而自下也遂行入澎故  
道皆爲賊據官軍不得泊因次入罩灣水駛石惡忽潮  
漲石盡沒得平坦以渡國軒築短牆置腰砲環二十里  
琅遣前鋒藍理等奪艦直入會南潮發爲疾流所壓賊  
舟四合琅親督師艤衝其圍總兵官吳英繼之殺賊將

大小七十賊兵二千取虎井桶鹽盤嶼遂督師分三隊  
東指雞龍山爲奇兵西指牛心灣爲疑兵中又分三股  
攻賊堅壘賊堅拒良久總兵官林賢率先陷陣大師繼  
至呼聲振撼波濤自辰至申焚賊舟百餘殺其將三百  
兵萬二千有奇凡海洋占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將戰  
時黑雲起國軒方椎牛置酒相賀帳中忽聞雷鳴賊軍  
皆錯愕無措遂大敗遁歸臺灣我軍乘勝趨臺國軒就  
縛克塽降果如出師時琅所料蓋琅家於海濱知澳島  
險易又向依鄭氏熟悉其上下軍情故也臺灣平琅由  
海道報捷七日抵京師而啟聖以飛騎由內地入奏後



琅二日抵京

仁皇帝嘉琅功封靖海侯世襲罔替琅還朝以步履艱命侍臣扶挾上殿恩齋有差年七十六卒於官諡襄壯子世綸世驃世范范襲侯爵驃爲水師提督以康熙六十年朱一貴叛征討有功贈太子少保諡勇果其克臺亦以六月與琅平臺之期先後相符云

贊曰余聞琅泊軍安平海有廢井拜之而泉沸其精誠感格與漢貳師刺山泉湧者何異焉又聞鹿耳門有鐵板沙沈伏水底舟人必量水而行門甚狹又難連檣並進當琅師抵門海水驟漲四尺舟得並駕而入則平臺

之績雖曰人力豈非天命與然琅不過一海濱力士耳  
卒能除國患復父仇忠孝兩全勲名赫奕嗚呼琅亦人  
傑也哉

都統陳昂傳

昂字英士同安人少好武戈矛弓劍之屬靡不嫻習嘗  
販於海熟悉海島港門風潮險易康熙二十年臺灣構  
兵總督姚啟聖聞其能召與計事觀其指畫諸澳占候  
風雲皆洞達無障滯命見將軍施琅於帳下琅與語大  
悅命爲參謀及戰澎湖衝鋒破陣所向披靡以功授蘇  
州游擊時漕船過閶門偷兒充斥甚以爲苦昂撫馭有

法軍民藉以寧尋調定海左軍兩遷至碣石總兵擢廣東副都統疏劾天主教民之惑於左道者咸震懾悔悟時海禁特嚴而昂疾作召二子前長曰倫炯次曰芳泣而言曰沿海居民生計全恃乎番舶今困於洋禁貨滯而民不聊生有司鮮有悉其利害者卽知之亦莫敢爲民請命我終不言誰達天聽遂遺疏以聞詔褒納之民大悅年六十八卒倫炯字次安爲諸生博洽羣籍尤留心外夷土俗及洋面鍼更港道與父昂稱濟美焉嘗著海國聞見錄行世身長一丈美鬚髯朗然玉立望若神仙曾充宿衛扈從古北口打圍

上偶詢澎湖鹿耳門及臺灣諸路形勢應對了了六十  
年朱一貴倡亂

宸慮方殷倫炯奏曰烏合耳會須刻日平也爲詳陳所  
以易平狀已而果如所言賜賚有差授臺灣南路參將  
晉安平副將憫辛丑死難諸將建五忠祠祀許雲以下  
五人旋總臺灣冰蘖自矢有總鎮清廉補破靴之謠歷  
調高雷廉蘇松狼山諸鎮皆有聲乾隆壬戌提督浙江  
五載解組歸逾年卒芳字名侯官碣石游擊十餘歲卽  
有膂力能挽數石弓人咸曰不媿陳都統兒也能文不  
及兄而勇則過之當爲把總時聞鹽捕以私鹽誣人動

輒破家有斃於獄者白當道力除之及調吳川游擊有  
造孩子酒者以胎投糟中釀爲酒飲之可益壽杯值百  
錢吳川之孩懼其毒者數百人事覺縣令薄罰而釋之  
芳奮臂曰此何如事可不痛懲之立揭其事於制府置  
諸極刑害遂絕至今吳川思其德不衰以病免卒於家

### 卓孝子傳

卓隆同安在坊人後徙永仁里家貧幼孤善事其母蔡  
氏時值海氛方熾康熙二年令沿海居民遷於界內隆  
與母寄食漳州寇發入城避之中途失母所在隆年纔  
十三呼號徧求不能得煢煢無所依旣而展界復歸於

同娶婦舉一子然心念母不置以母失在漳遂負販於  
漳凡漳之重街複巷湫隘僻遠處靡不到而於賽神赴  
社廣會之場尤屬目焉以期獲遇如是者二十年一夕  
至東郊浦頭有一父老過橋顛其子扶之謹隆心動號  
哭道旁父老詢之具告以故父老曰無憂也汝往河南  
則得之矣余家城北汝他日來余當偕往隆如期訪諸  
城北無所爲父老居者遂疑爲神謀於婦鬻其子爲行  
李資奔河南臨行與婦決曰不見母吾不歸矣先是其  
母與隆相失入城得老嫗同寓而復有少年女子色殊  
麗亦失其母流離道路閒爲海鎮陳某所獲勿從出之

依於蔡呼爲母頃刻不相離後女終歸於陳陳奉  
命屯於洛蔡氏之入洛以此故也隆旣至河南循歷屯  
所至開封遇焉悲喜交集母子相抱泣下嗚咽不能語  
時母年已五十有七失明負之歸而向所依之女歸陳  
者家已落故無所贈隆且丐且行由洛入閩取道楊子  
江江半風作舟將覆隆仰天大呼曰吾千里覓親歸而  
反陷親於非命則覓之罪轉甚於不覓矣抱其母大慟  
須臾風恬同舟者俱賴以濟其母歸隆與婦侍養一十  
六年乃卒子曰五福自河南歸再舉者隆以壽終邑人  
多爲詩歌以美其事云

洪貞女傳

同安閩秀洪汝敬小名許娘七歲時卽字東寧碣石總戎林黃彩子世芳爲妻逮世芳初冠補弟子員未婚而歿計從東寧來敬淚涔涔下卽勺飲不入母慰之對曰無庸男子死孝女子死節林郎死兒豈獨生遂堅餓五日而歿敬自幼聰慧其祖和長鳳山諸生以績學聞於時敬從其訓工吟兼通經史生平爲詩常自匿不令人見稿亦罕有存者及卒於香奩衣笥中拾得數章皆清麗可誦如玩月云月色清如許空庭澈骨寒惟餘丹桂影霜裡鬪嬋娟紅梅云絳雪應同豔清香不怕寒渾如



紅粉女無語倚欄干春閨云遲遲春日  
上湘簾寶鴨心香手自添閒向碧紗窗裏坐  
呢喃雙燕語紅檐不減古人風致將逝前一  
夕命畫工圖其貌作寒梅白石圖冰雪滿庭  
縞衣獨立於梅林之下次夕夜將半有鳥飛鳴  
屋上家人異之女曰當是耶魂幻化邀余往也行矣因  
口占一絕曰已是姑延幾日生親恩顧我未忘情鳥聲  
啼斷三更月望失臺山淚滿城以林聘鳳釵爲殉平日  
所刺繡女紅悉以分諸戚屬從所囑也時邑之縉紳爲  
詩歌以輓者百餘人

許烈婦傳

許初娘同安後浦許文衡女也美姿容性幽閒不慕繁華之習年十八適陽翟陳京京貧順治乙未春從軍遠出初娘歸寧其父父留焉秋戎馬躡安平安平諸豪挈家渡滹奪民廬居之文衡家分前後院其前爲鄭泰家奴所踣鄭泰者遵義侯鄭鳴駿之兄豪而尤橫者也初娘慧聞奴爲泰心腹悲遭侮先令文衡徧鍵其前楹而於屋後啟戶行泰子纘緒素以輕薄稱奴果竊伺初娘麗白諸纘緒纘緒潛投奴處乘隙窺之大悅不數日遣婢致金珠紈綺備述繾綣意初娘正色拒之纘緒度不可以利誘又心蕩不自抑遂謀諸奴夜踰牆直抵初娘

寢室初娘驚急呼文衡文衡臥稍隔弗寤續緒將排闥  
進初娘且冒且走大呼擒賊不已隣人皆索火起視續  
緒懼而逸達旦續緒旣不遂其謀又惡初娘驚眾爲眾  
所疑命奴自毀其垣劈裂笥篋揚言有盜盜其金用釋  
昨宵呼賊故因嫁禍文衡以洩其忿謂盜由文衡所引  
執而拷掠之不服復拘其六歲幼子鞭撻不勝痛楚偏  
令言父通盜狀遂受誣文衡素以謹愿聞於鄉鄉人亦  
咸識其冤畏秦餒張續緒更狂肆無賴竟無敢起而直  
之者續緒戀初娘不已遣人諷之曰若順我我代若父  
償金若父可活不則并累若初娘叱曰使吾失身而又

誣父之爲盜寧死耳纘緒悲甚誑其母呂氏執初娘來  
掠之求贓物所在初娘與父訣曰兒不死父寃終不雪  
也指呂罵曰我名家女爲名門婦爾子欲盜人妻不可  
得反誣人以盜眞盜之不若也呂怒曰安有吾子而冒  
盜人妻者報泰先是泰已爲子所紿亦怒入見初娘陪  
擊亂下初娘仆地血被面猶厲聲曰鄭助爾舉家橫虐  
若此我死當爲厲鬼滅爾門鄭助者泰之小名也泰益  
憤舉足踢其陰立斃夜使人舁尸舍旁溝中詐言赴水  
死溝實無水出棺衾殮而歸之尸已無完膚勿令許家  
人見也越數日外議騰沸泰始知纘緒謀不懌釋文衡

而京自軍中歸訟於官隣里雖劇憐初娘死終畏泰莫爲之証坐反誣受重責自是遂無有言初娘死事者踰年呂得惡疾見鬼死而泰與續緒及其奴皆無恙人謂初娘之恨猶未償也初娘死時年二十有三

### 劉思睿傳

思睿字愧聖同安東橋其故居也康熙甲午武舉人少年豪俠好義游京師與太醫院林祖成交最善時有權貴歠方張欲招致之浼林以爲介思睿勿許以林故不得已往謁之一見卽拂衣出謂人曰吾豈智不及甯羸乎旣而其人果敗林服其識益重之及歸結茅於三秀

之新巖湖湖在山顛四面絕人烟而廬僅容膝逍遙高臥常經年履跡不至家自號醒園嘗指石曰余前夢夢今乃獨醒斯園斯石以誌也時野服葛巾投竿於黃磔之龍與萬濤之石榻日往來凡十餘里泉清水冷俱少魚思睿意不在魚魚亦無所得而垂綸不厭竟終老於釣魚隱三秀者凡十七年年六十病且革家人將迎歸夷然曰此吾瑕邱也而吾又焉歸遂卒於山中葬於其廬之後

張金友傳

金友字聲子同安西塘人九歲能詩父斯壩名諸生也

日課以經史數千字皆成誦年十六而孤遭兵燹托鎮軍幕府以自庇會草檄以其年少不之秘也友從旁言其不可鎮軍大驚卽囑署稿果稱意由是器重之其母聞之曰童子饒舌禍胎從此始矣乃自韜廢後海氛再熾逆帥聞其名欲致之因竄匿安溪山谷中數年迫閩疆底定登康熙庚申補科賢書初選得湖廣司理會國家裁汰是官改補仙游教諭時有縣胥凌諸生訟之宰宰右其胥欲以閩堂罪褫諸生友力持不可旣而將交顙於上官因從容謂宰曰如此必皆有譴第某黜爲愛士公黜爲庇役輕重之際願明公熟思之宰爲改容

乃直諸生又有巡司攝縣篆欲於縣堂責士召胥斗亟  
友爭曰學政全書此地無責士體恐後以爲例公何忍  
焉亦得罷巡撫李公以友賢疏薦之友請歸養李不憚  
因備言母老薦經播竄甫獲息喘不忍遠離狀李爲之  
泣下乃歸仙游人勒石以誌不忘居鄉排難解紛族姓  
無煩有司判牘者人咸重之稱爲旋圃先生旋圃者友  
之書齋也年七十五卒子廸太學生工琴奕書法更精  
於繪事至今得其片紙猶值數金終身不履公庭以高  
行見稱

黃錫明傳



錫明字奕遠號亮峯世居同安之積善里四歲而孤與兄二人相依一室母王氏青年勵節錫明家貧值播遷流離中時時負米百里外以養母雖未冠勞苦非所知展界後發憤讀書數奇不得志課生徒以奉甘脆者凡十年平居有所往必與母訂歸期勿愆或至期有挽留之者曰吾與老母約矣必奔歸慰倚間望焉雖至戚良友莫能阻也既而有邀以航海者錫明以路遠恐違定省久固辭母命之行乃行然每夜必焚香祝天願早歸侍母盡未嘗須臾忘母也初至日本地多美妓同舟人皆惑焉欲誘爲己伍密令少年豔妓潛其室錫明堅拒

之人疑其矯錫明曰余非矯也人子離親遠游方寢不安枕而有閒情及此耶眾乃歎服素善飲終日不醉醉亦不亂將遠行母囑以勿飲自是旅邸遂不飲人亦莫知其能飲者事兄如事父兄亡悲感成疾先世有祀田爲人吞噬力復之至今貧窮俱有賴逮建宗祠成族人多其功享諸祠子江登甲辰賢書官內閣中書濤辛未進士授湖北長樂令以子貴贈如其官

### 石盎傳

石盎不知何許人也有仙術石溪黃某幼病瘖乾隆二年年十七偶鋤於田或過而詢之曰汝病瘖乎吾稔一

能醫者引汝醫黃首冑卽輟鋤偕之行初過幾村落後  
遂越澗度嶺茫然莫辨其所向約行十里許至山巔見  
茅屋數椽引者曰此醫啞先生廬也黃入門見一老叟  
危坐鬚眉俱白兩脣長過項驚異而拜叟曰爾欲醫乎  
曰瞞矣且飯少頃命侍具六饌不嘗者不識卽嘗者亦  
不識也飯畢叟手持藥似竹葉者三投茶銚中烹之令  
飲飲訖卽能言黃詢曰此何地也叟曰此十八面山也  
相傳文圖周環視之山各有面面凡十有八故以十八  
面山稱之又詢姓及名叟具告之且曰爾欲酬我須十  
日內遲則無及矣引者仍引之歸時夜深月黑兩足如

風輪疾捲頃刻抵家而引者忽不見黃抵家大呼啓門  
家人驚因詳述其故達旦鄉里皆異之曰此仙者也當  
亟訪之攜酒醴香鈔從數十人往文圃覓盎盎已不知  
所在

### 黃山人傳

山人諱克晦字孔昭號吾野惠安人生於萬歷閒家貧  
好學工畫人物山水筆力蒼健其著色布景全摹沈石  
田襍諸石田畫中幾不辨其真贗也幼嗜吟咏然無詩  
名詩亦不甚工或告之曰君工畫不能使畫重工詩能  
使畫重遂發憤爲詩聞永春有李氏多藏書乃借而縱

觀之凡十年復出游匡廬登嵩岳攬泰山梁父之勝流  
連河濟徘徊二京詩遂演漾宏肆無涯浹旣而剗落鉛  
華淡遠清微宛有錢劉之致主持風雅雄長詞壇而畫  
益見稱於天下性高潔不樂仕進亦不愛舉子業栖隱  
陋巷或裹糧至山中數月始歸自稱吾野山人人以山  
人呼之大喜是時四明沈嘉則魏郡謝茂榛皆以布衣  
擅詩名而閩中則克晦爲尤著清源山在泉州東門外  
蔚然深秀凡郡之人文皆鍾毓於此前明尤多林木梵  
宇四方騷人逸士過泉者必至其地嘗有粵人某由閩  
赴京謁一朝貴朝貴使閩人詢曰旣從閩來可游清源

否對曰未也又詢曰可識黃吾野否對曰未也遂夷然  
大笑曰山不到清源人不識吾野則其人可知矣竟勿  
見其爲一時推重蓋如此克晦有匡廬集楚游集北平  
稿黃克纘彙刻於聊城今其裔孫隆恩重刻之行於世  
同里黃彥標亦工畫山水沈鬱蒼古之氣非凡手所能  
及得其片紙尺縑珍若拱璧然觀克晦之畫則又超然  
遠矣

明處士傳直齋傳

處士諱珉字宗似號直齋蕭山人也秉性孤介言論豁  
達無障翳其視與俗浮沈喔咿嚅囁者輒攢眉曰人亦

行吾之是耳烏用翕翕然爲以此不見悅於時處士亦  
率不求人悅少力學讀經史暇喜閱圖經地志比壯嘗  
攜一屐一襪被一肴藪具走入崖谷杉箐閒捷如青猿  
歷天台雁宕金庭桐柏西跨鳳凰靈鷲復轉而東採陽  
明登五泄窮四明諸勝羣真窟戶目瞪手捫又嘗乘小  
箬舟出沒於廻溪曲湖以雪月爲導引以蟲蛙爲樂部  
以岸芷汀蘭白蘆紅蓼爲簫籥或數日或匝月或數閱  
月浮家泛宅必盡其興而後返不返人亦莫能問其踪  
嗚呼士君子抑鬱不得志落落寞寞如放如廢不可勝  
數處士之好游余亦不知其有感與否而乃吐於口者

以山水筆於書者以山水卽姻婭朋友樽榼招邀詩詞  
持贈者亦無不以山水年七十有五竟以山水死娶包  
氏越名家女不愛絢綺飾操作至老無倦容舉丈夫子  
五曰厰曰度曰庶曰庾曰庸皆以能稱女二長適諸葛  
宜次適博士弟子王公遠處士生於前明洪熙乙巳四  
月廿二日卒於宏治己未八月十九日葬北榦山之陽  
陶子曰以余所聞傳處士品至高舊傳闕失其詳不可  
攷矣後昆爲余言我祖善堪輿爲人卜葬地得劉誠意  
之傳按誠意雖善堪輿後世術者多僞托之以張大其  
說至不可信世實無從得誠意傳者誠意亦未嘗爲書



以行世抑別有異人邪噫三代而降士無全材苟名一藝亦足以不朽也夫

蔡三樂傳

明處士蔡公諱三樂字菊泉蕭山人早歲家業未豐遇  
變人卽傾囊周恤人以爲難晚年漸以饒裕聞鄉黨益  
勇於爲義慷慨好施邑饑發粟賑窮餓全活數百人西  
江塘當富春江下流之衝每陰雨連綿金衢椒婺四郡  
之水建瓴而下驚門海潮又駕風而上交會於彎環轉  
捩之處洪波陡立擊撞喧呶此一綫危堤不足挈狂瀾  
之倒而千重磊石難以保螳穴之疎也明甚雖每歲費

千有餘金補苴增葺完固無期天啓七年邑令余敬中  
憂之謂歲修之無功由於督修之不善必得不私其囊  
不逸其躬者一人指揮而約束之庶克有濟吾訪求二  
十四鄉人莫賢三樂能與之俱足矣遂造其廬白事一  
見語輒合三樂卽伙數百金爲捐輸唱導命駕赴江干  
權度高卑審量厚薄率夫役以興三閱月工竣堅好殊  
舊常令嘉嘆里閭歌舞之僉曰微斯人力吾其魚久矣  
蕭固瘠土中有九鄉禾黍澇則淹旱則槁宋楊時宰於  
斯初濬湘湖農恃無恐湖塘凡置閘若干處啓閉以時  
惟西山麓地名湫口閘未設三樂曰塘而無閘是能蓄

不能洩也何取乎塘於是捐金置閘與盛家港左右相望復疏淪塘外支河小港俾窪然就深放閘時溜如箭疾重建淨土庵於塘側以閘輔塘以僧守閘故較諸閘尤嚴整啓閉不違其候而盜洩者亦莫逞其奸大吏復嘉廼懋績旌其門

國朝雍正四年上聞於朝

詔入邑之忠義祠春秋享祀弗替云

### 張彙征傳

先生諱鄭梁字彙征承德郎文貞公之冢君也生而穎悟方學語授以經書卽能成誦稍長喜閱秦漢唐宋諸

書族祖資遴甚器之謂所親曰此子當以文章名世弱冠補會稽弟子員下筆千言莽莽滔滔浩無涯涘而於先正矩矱亦不失毫釐嘗游李優朋先生之門座中推爲都講學使校士至越輒置前茅文益醇名日益著爲諸生祭酒者數十年居家以孝友廉謹聞性和厚不輕喜怒亦無城府崖岸凡宗黨姻戚遇之矜躁胥平及教門弟子必以主敬爲本故從學者皆恂恂然無佻達之習世居山陰之西偏與蕭接壤以饒裕聞於兩邑俗所稱杜家街張氏是也年四十餘喪偶者再遂不復娶一切米鹽瑣屑皆躬治之自寅至酉無少暇甚至周巡門

戶竟夜不成寐率以爲常而瓦鐙一盞照壁青熒粗糲  
縵袍怡然自得乍過其廬者幾不知其爲素封中人也  
而先生力學砥行初不因家事勤劬稍爲荒落計赴棘  
闈十有二度回思同學少年靡不翔步天衢雲龍上下  
顧自傷卑賤齋志衡茅憤懣無可語漸以痰喘積成虛  
羸辛卯秋咯血數升歲餘復轉河魚之疾於乾隆三十  
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卒年六十有一今夫勤者未必  
知儉儉者不必能勤勤且儉矣處屢空嗟懸磬者亦比  
比皆是其席豐履厚之徒又或以沒字碑汗顏執袴則  
不識金根與不辨菽麥者相去不能以寸而先生於持

壽握算之餘偏能卷軸撐腸多文爲富難矣哉難矣哉  
先生初娶瞿孺人庠生翰公女繼配傅孺人鄉耆橫山  
女男三人長書思國學生次序思亦例入成均早逝季  
近思女二人孫男六人蓋棺之夕子弟族人俱以其敦  
行質誠不同流輩私謚曰端肅先生余甥吳守信爲先  
生之壻故早悉其生平十年前守信赴試郡城余曾與  
先生同寄水澄之寓流連文酒翦炮談心益以知其學  
見其才而并嘉其行也旣歿之三年嗣君書思偕守信  
句余爲之傳嗟夫昔蔡中郎爲人作傳誌行狀甚夥自  
謂惟郭有道碑文可以無媿余亦何敢以溢美之詞諛

先生墓當亦非先生之所望於余者爰舉其生平所優而爲人共稱者謹書之如此以光家乘以垂式乎後昆

### 家孝子傳

孝子名士奇會稽陶堰人余同宗弟也少不知書家貧販油製燭謀食於市肆閒父商吳下事母甚謹問視安膳薦摯倍恆人人無知者乾隆己亥歲母年已七十餘矣家不戒於火火及寢門母寐酣士奇負而出母愛其笥笈還視之燄張拉拉不可近伯叔兄弟咸股慄惶怖不知所爲士奇躍身入焰中鬚髮燎盡覓閒道復出其母遂濡幕思滅火母猶戀戀室中物繞火尾窺其居士

奇返顧失母所在大驚眾指火曰內內士奇向內奔或止之曰屋燼則火亡矣入何裨士奇大慟逕奔母所母方徬徨欲出廡所從士奇四顧皆火度不能負負必傷母以左手翼母面右手挾母而趨旣出母偃立不復出聲士奇仆地眾舁之去遍體焦爛厲熏心越夕而死母當危急存亡之際人非木石誰不挺身救援第一再援之後氣或稍餒須臾母先子死孝與不孝等然生其母何必務死其身死其身安知卽生其母乃士奇三赴火三出其母母生而身卒罹於死魂與魄若怡然自安者故曰孝焉余往年敦譜事溯前明迄今能事親者不絕



書欲求如士奇者百不得一蓋盤匱定省子職之常不足言孝孝以身殉孝乃純其焚身逾九載人忽而忘之無有爲余道其事者今年春始得聞孝子死狀而譜已竣不及臚其行爲憫惜者久之士奇父名章晟母莫氏妻鄢氏守節未亡一子名洪福

贊曰赴火救親三入三出卒至於死雖讀書明道之士猶難之矧其爲負販中人哉較之漢長沙義士冒火伏棺者德尤鉅使舉斯人風天下逆者可順薄者可厚怯者亦當勇於爲此百行之首而王化之原也余故敘其顛末錄登郡邑志彙并達於史官

吳星發傳

公諱俊字星發蕭山人也循例授州司馬職不樂仕進  
隱城東輒自言能如馬少游鄉里稱善人足矣嗜立錐  
倒杖泄天機陰陽問答諸書能爲人指葬地人之求鼠  
其親者踵相接雖溽暑嚴寒必應余不習彤家者說顧  
性愛山水樂登臨嘗買舟挈米囊茶竈同游芝塘夏履  
航塢諸山以抵山陰道上其緣崖踰嶺捷若飛猱時年  
已六十鬚髮白過半幾不知老之將至也迨余游燕趙  
歸而公已謝人間事矣公壯歲客京師巽順謙卑未嘗  
與人忤然事有不當意者又嶄然介立不少委蛇侍御

楊某器其才有女新寡願招爲壻媒款門稱女賢可聘  
笑卻之曰果淑女耶胡不從一終也蹇修語塞而去癸  
丑郡大饑蕭邑流亡載道宰官劉晏設厰煮糜語宰曰  
一隅炊烏能起四郊餓必使諸鄉各自爲謀庶有濟宰  
難其事亟歸輸粟於官爲諸鄉先導而廿四鄉慕義者  
悉以施粥聞旬日之間厰且徧素與郡司馬汪君善司  
馬移守杭州與偕西渡適有大獄求其生而省釋之免  
株連者數十戶嗣君二長曰嘉國學生次曰岫補弟子  
員李勲其號也亦精研地理時時問壑尋邱能讀父書  
一端已見與余交厚且久今年十月余邀至謝墅山中

木葉盡脫霜風襲人野服芒鞋相對嶺雲深處宛似與  
公陟航塢時而遼鶴未歸墓木已拱則於今昔聚散存  
亡之感爲何如也吳氏爲蕭鼎族其宗人將修譜牒李  
勲恐先人懿行湮沒無可稽勾余作傳自夏迄冬蓋三  
致意焉余聞邑之孝義祠有名旦字開先者公之考也  
公能謹凜持躬不負過庭之訓而卽以受於親者授其  
子著美克家裕垂燕翼可不謂賢歟嗟乎一門潛德兩  
世交游余何敢以不文重違所請姑舉其生平一二端  
不蔓不支俾後之覽家乘而則先民者有所徵信云

金晴湖傳

晴湖金公與余有中表之誼績學善文章不遂所志老  
死於牖下後數十年創修家乘其曾孫席珍惻然感懷  
三謁余門而刳余曰席聞之士君子生勿獲顯揚於時  
卒輒湮沒無可攷苟欲表幽潛德昭示來茲惟得諸文  
人之紀載者居多今以能文名當世者莫如丈周知數  
十年前事亦莫如丈倘憫厥前修一言是賜則吾先人  
屈於生前者猶可伸於地下也余曰嗟乎憶自余曾大  
父燮菴公以下內外兄弟共二十有七人惟晴湖公齒  
最長八十年來諸昆弟凋喪已盡僅畱余殘喘如碩果  
之零使一朝怛化誰復能道公顛末者忍以老病拂子

惓惓之意哉按公諱庭客字椒仙又字恕齋號曰晴湖  
資性聰穎乍離襁褓卽開卷成誦有神童之目九歲應  
童子試邑令閱其卷詞氣泱泱無涯涘疑之謂公曰汝  
倩人耶公曰請命題再試令置公於膝使就案爲文頃  
刻立應雄健如其初令大奇之年十九補弟子員由增  
生援例成均授職司訓循奉例增生援例者改授主簿  
公口主簿官雖卑有治民事余性嬾散非所宜遂不作  
出山想惟知陶淑後進以讀經自娛嘗游烏石九仙訪  
無諸遺蹟轉踰嶺表過大梁徘徊於穆陵無棣一時卿  
大夫以公文譽謁蔚各欲延教子弟幣聘之使相望於

道及歸里門負笈來從者日益眾賞奇析疑多所造就其登賢書如童學濤於士宏者於經生業尤卓然有聲晚歲學益邃凡酬應詩文及臨池染翰悉根於古有法猶樊紹述所爲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著有自怡集粵游草襍體若干卷制藝若干篇藏於家公嘗自言生平事有宜得而失方歡而悲者凡幾夫人境亨則如鴻毛遇順風運蹇則何異將食而病噎此怨誹之辭風人所由作而公絕無骯髒不平之氣形其顏面固觀之達而亦養之者深也年七十有四而卒元配吳孺人益都令吳公諱鼎女生子二長曰某早薨次曰純拔貢生亦夭逝

繼配蔡孺人生子一曰丹邑庠生相衍已五世生齒漸繁盛茲不具錄詳見世系中先是公爲吳公愛壻吳公下車益都卽招至官舍諸壻亦畢集輒博奕好飲被純曳羅縻費無限公獨儒素自安於官俸毫無所染旣而益都被議籍其家株連及公有疑公橐滿者吏詣室見殘書半架敗絮衣一篋始信公廉太息而去公形貌魁碩美鬚髯聲和以緩居家孝友交朋友以信處事無鉅細悉謹慎勿稍縱以故終其身不挂於過差豈非砥節礪行醇厚篤誠之君子哉今日者公墓木雖拱顧追維曩昔恍覩生平故撰述之下事盡可徵詞無溢美不與



諛墓者同其雕飾後之覽余文者亦可知其學憐其不  
遇想見其爲人也已

陳佩玉傳

州別駕佩玉陳君諱珮居邑東郊幼讀書聰穎比長治  
家益能遂以封殖豪於里旣卒之七年嗣君輩謬以余  
能文有名元彪者踵門乞言願垂久遠余謝非其人弗  
獲命余自奔走衣食歷游燕趙吳楚粵閩者有年鄉井  
親朋聚晤恆脫失逮老病歸里復嬾棹扁舟希踪剡訪  
故雖一城之隔不及瞻其丰采然聞其譽未嘗不想見  
其爲人夫財猶水也人之理財猶觀水也無源者莫偉

其來易逝者須憂其竭彼倉箱稍裕家所謂混混原泉  
者安在顧乃樛蒲蟋蟀勝負不常大白連浮卜晝及夜  
聲色狗馬之好日異月新所費不經涸在瞬息君得先  
人貿易法權厥盈虛徵其貴賤不苛不同銖積而寸累  
之惟於築塘助賑施惠困窮掩埋露骼數義舉不冝居  
人後餘無鹵莽焉居秦勿矜履豐能儉其握算持籌恢  
業於躬行甚善書曰垂裕後昆詩曰以燕翼子無論貧  
與富莫不欲一經授受用高大我門閭然昌黎之子不  
識金根欒郤之後降爲皂隸統袴兒如沒字碑者比比  
甚且踰閑犯上倫理多乖爲士君子所不齒君舉丈夫

子有四皆補弟子員藹鬱聲華克期遠到復循循禮讓  
砥礪修能其教訓有方貽澤於後賢甚厚漢時馬少游  
以稱善於鄉爲意滿君乃孝友溫良生不見譏於世死  
猶人慕之始知乘下澤車御款段馬者一瓣香去今未  
遠余故樂述其行事以爲桑梓閒積德累仁克昌厥後  
者勸也至其後先世系由祖暨孫生卒之期壽考之數  
已詳懷友吳先生傳中勿復道

贈登仕郎皓南陳公傳

公諱萬榮字皓南蕭山人也髫年性穎旣冠益明達能  
任事鄉黨宗族悉材其所爲援例入太學以三子禹田

通籍贈如其官祖奇昇公會舉鄉賓爲里人矜式享有  
嘉祉紹開丕基父景安公名列成均克承先緒更恢而  
大之春秋踰五旬忽遘血疾不理家政者十年公初力  
學思進取以父病殫心醫藥抑搔肌膚歷寒暑無少懈  
遂棄舉子業父病瘳嘗治第東郊闢敞高華邑中口相  
傳以熟顧年考已高但能挈持綱領其囊篋細碎部署  
無失惟公功育堂有構斯之謂矣有女弟景安公愛憐  
特甚歸國學生張象思其先世素豐象思奢蕩無度若  
不爲後日毫髮計畱者田園稍稍落女弟以遇人不淑  
涕泗漣洏公曰無苦吾能爲若謀遂謀於其族分其半

產迎女弟并攜二幼以歸居且久復積其每歲之利廣以田疇象思金盡貧不能家思奪妻子所分者而屢訟焉公終始維持不變逮兩甥成立合新舊產並歸於張聞者莫不稱歎宋邑令鰲義之旌其廬余嘗泛舟山陰過虎山之下見林巒蔥鬱有蠶其中者父老指謂余言此蕭山陳皓南芝親處也其卜吉初有山者羣起而譁勿許訟於官皓南焦思憊力閱盡星霜糜千有餘金始得安其靈而去余因歎人世閒吉壤難求如是而益仰公之孝思篤摯爲不可及也乾隆十三年邑饑煮糜飫餓獲蘇醒者無算嗣是遇譏輒經畫如前制邑令楊君

治梁君世濟咸公義高先後旌揚者再公歸道山久矣  
至今猶有樂道其事者配任孺人幼嫻誦讀十齡外卽  
工書得晉唐楷格于歸克盡婦道稱之六親教養諸雛  
慈均嫡庶繼配劉孺人柔嘉淑慎與任孺人無異焉年  
三十一而寡勵節終其身子七人其五子明經始基績  
學能文尤惓惓孺慕慮公潛德將湮沒無可稽乞余一  
言昭垂家乘爰詮次其生平懿行有如此

楊涓泉傳

涓泉楊君旣卒之八日孤子元魁踵余門伏哭於地曰  
吾父之沐教於公者深且久今不復見公矣乞賜一言

以存吾父余憫而諾焉孤迺起按君諱錫璜字中含涓  
泉其號也世家蕭山少好學端序則見長而彌勤爲文  
質樸沈厚如其人及補弟子員同時羣彥試輒高等者  
競尚浮辭罔有根柢幾不知三禮三傳爲何書者君獨  
講求註疏以通經自豪乾隆乙酉姚江張潛亭義年與  
余兒廷珍同選明經辛卯余兒復與君同鄉薦時余適  
從閩嶠還里門君卽拜余於衡河草堂翌日潛亭亦移  
棹至其肆應多才雖軼絕羣類顧攻書刻苦君實過之  
謬以余爲識途之馬各舉疑義相質問時相過從余老  
懶對客不耐流連惟二人在座輒劇談古今必移晷良

久乃罷明年潛亭以所採遺書齎投四庫君亦計偕北  
上文警早傳京師人遲其至有津門巨姓延誨其子弟  
園亭池館鴻朗高華燕南趙北之士雲萃鱗聚十有餘  
年得所指授者半登科第而去比歸衣塵未澣津門舊  
主復具幣相迎邑之愛君者咸謂二毛在鬢慎毋遠行  
君乃止初館於城南蔣氏旋奉爲筆花山長訓迪之功  
有整無暇每當更五點雞三號卽焚膏展卷凡課人與  
自課者手口勿停過夜分始息率以爲常余憂其憊嘗  
與之言君家先世如關西夫子從學千人伯淳參軍授  
徒數百皆未聞若是人壽幾何胡自苦乃爾君唯唯終



不能改其所爲果以積勞成疾不復起年六十有七士林惜之憶余兒同年交好惟潛亭與君相得爲甚詎料潛亭早夭纔九閱寒暑余兒亦亡今君又棄人間事矣嗟夫潛亭年齒與余兒相等君亦少余十餘歲瞬息間盡登鬼籙熒熒耄老其能久居人世乎因友朋之逝轉增骨肉之悲形影銷沈死生濶絕言念及此幾不知涕泗之何從也君自少至老持身循謹不挂於過差又能文耽學大殮之期凡生徒及平日往來朋類靡不哭弔圍塞廬舍至露立無隙地嗚呼可謂難矣子二長卽元魁能治家儉勤有度次掄元善讀書駒齒未落龍文已

昭君亦可無憾於九泉也已

陳宇尊傳

太學生陳公諱世震字宇尊蕭山人也住東郊之澇湖里其先世當南渡時官居廷尉位列參議者代有聞人其爲觀文殿大學士諱宜中者以忠獲罪功業爲尤著云公考太學生子曦公生公十有一年而卒公生而克孝長益純母富太君誓節孀居無期功強近之戚隻影煢煢公不離左右及出就外傳雖路遙十餘里無論風晨雨夕必歸省詢無恙迺去歲以爲常乾隆丁卯以事太君病身心並瘁已亦臥病不能起篤而昏迷忽夢子

臧公大呼曰汝母死矣死必葬螺山驚寤太君果棄養  
匍匐榻前一慟幾絕逮病瘳葬母螺山如父命宗黨稱  
之庚寅秋颶風挾浪塘崩海水漫溢居民大恐公捐金  
修築躬親督理工廼成世之家多貨殖者但知持籌握  
算殫心阿堵以自利其身圖至於鄰閭急難如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漠然罔覺如是者十居八九而公獨遽傾  
囊篋以援滅頂之凶豈非邑之佼佼錚錚者歟維時監  
司秦公聞而歎曰此豪傑之士也旌其門丙申夏積雨  
連綿當驚壘湖上嚴衢金三郡之水復建瓴而下水鬪  
波騰江塘橫決山會及蕭俱被患凡棺之厝而未窆者

漂流滿野公惻然心悲掇拾三千餘具質傳家峙之高  
阜而氣焉厥土燥剛厥位面陽風煦而日暄之夫澤及  
枯骨古諸侯猶稱僅事也況後世匹夫哉家廟舊址卑  
濕蟻蝕將頽且堂廡狹隘不足以周步武公擇吉壤而  
輪奐之又割膏腴產若干畝爲宗塾延師俾族之好學  
者悉課其中至今仰櫬題鴻助而稱公之德爲不衰昔  
管子有言曰爲善於國不若爲善於鄉爲善於鄉不若  
爲善於家今公合鄉國與家而兼善焉非勇於爲義者  
之才高意廣曷克臻此宜其令名歸而餘慶遠也公歿  
有司以其捐金慷慨有功學官也崇祀報功祠子一曰

銳女三孫男五因孫謨循例貤贈儒林郎配贈安人原配蔣安人有賢聲繼配毛安人性仁慈能周貧乏濟人危急公之仗義踈財不吝施與者人謂安人有力焉

敕贈孺人金母童孺人傳

孺人姓童氏蕭山人前甘肅安西衛都司右繩公諱嘉謨女贈文林郎福建福州府赤杞場鹽大使信齋金君諱旣配也孺人生五年喪母事繼母以孝聞金君考蓬萊先生愛憐少子爲求淑女及於童媒曰賢菴曰吉遂委禽焉入門其姑陳太孺人病亟恩遽成禮奉卮榻前婉婉其儀柔和以穆太孺人微睇之曰已吾病者在斯

婦乎顏爲之霽其於湯藥抑搔果周摯逾常等數旬病稍稍起及太孺人病已而孺人以積勞成疾良久乃瘳所居毗姑室夜聞姑歎雖嚴寒寢久必興過問安否安始退歲以爲常金君上有兩兄皆長君二十餘歲太孺人憫君齒少且羸恐不能支口腹命隨左右食於兄孺人下車彌月私謂金君曰君之就食於兄吾固知君之艱於自食也雖然未娶不自謀可旣娶不自謀不可且姑老矣早舉一日炊不多奉一朝膳乎金君曰然遂擗搗奩具置廚下物易薪米而饗飧之甘脆盤匱誠至無少闕太孺人以孺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孺人見金君

績學好爲文屢應童子試不利勸試於省門復盡鬻其  
釵瑤條脫得若干金援例成均使圖進取金君嘗語人  
曰吾於經生業久猶不廢者孺人有助焉自析箸後金  
君授徒外舍不關居恆織鉅事凡烝嘗伏臘慶弔餽遺  
惟孺人自問無減獲供下走無鼎娥竈妾助勤劬親執  
家苦綢繆風雨暮汲朝春瘁同廝養如是者有年陳太  
孺人棄養金君春秋三十有五又遽謝人間世遺二男  
長曰衢年纔十二次曰衡方晬一女八齡熒熒無所倚  
益自勤縫紉紡績然縻繼晷每至漏五下雞三號不遑  
假寐藉女紅所售以存活諸雛然幼雖不饑已未嘗飽

幼雖不寒已未嘗溫也如是者復有年舊第在巷東先  
人授屋二閒隘僅免露處既老始得構巷西新舍居焉  
子女婚嫁備極艱辛逮冢男補弟子員遲之又久季子  
登仕版上邀

錫典稱慶北堂而孺人之心力已憊甚其居貧也不墮  
於歎其食祿也不矜於盈可謂無忝內範壺懿是攸矣  
歲甲辰迎養南閩方一瞰楓亭荔桑榆斂暉秋殂官廨  
諸姑伯姊聞者僉曰女宗亡矣爲之流涕嗟夫當未亡  
人初喪所天之日寸縑粒粟誰與爲謀襁褓與門東啼  
聲勿輟煩憂悲慘幾不可一朝生而迺夭札罔驚咸有



家室於昭象服暮齒孔榮茹荼獲報理固然矣若夫藐  
孤之誦芬前賢砥礪庸德文章政事各効厥能以光於  
宗以聞於里黨者微孺人善教不至此余大父月山公  
與蓬萊先生有渭陽之誼余與金君交復善故聞孺人  
言行頗詳今從嗣君請詮其顛末俾後之簪花圍金氏  
譜者有所攷徵云

汴陽山房集卷四終